

舆地广记

岚山山市

于建章

岚山，坐落于牟平区玉林店镇磨王格庄村西北，方圆百里，海拔455米，为巍峨昆嵛山的重要支脉。世人多熟知海市蜃楼盛景，却鲜知深藏于牟平深山之中的岚山山市蜃景，这一独属于山野的自然奇观，惊艳千年时光。

岚山山市，是罕见的山区蜃景奇观，俗称“山市蜃景”，成像原理与海市蜃楼一脉相承，均由光线折射、空气全反射形成缥缈空灵的空中幻境。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形：岚山三面环山、山谷低洼幽深，极易聚拢山间水汽，为山市奇观的形成造就了绝佳条件。

山市多见于春季月夜、薄雾清晨。每至春日夜晚与拂晓清晨，山间冷暖气流交汇相融，水汽氤氲凝结，形成稳定的逆温层。当光线穿透密度错落的空气层，便会折射出亭台楼阁、城郭街巷的空灵幻影，

缥缈悬浮于山峦长空之间，如梦似幻，蔚为奇观。

自古文人墨客便为岚山山市倾心赞叹。清代牟平举人赵子轅，曾登临岚山八景之一的清风亭，于月夜偶遇山市盛景，直呼奇绝。他在《山市歌注》中详实记载：“岚山有山市，曾于月夜中见之，人物幻象，恍如稠人往来，达旦始灭。”他写的《山市歌》：四月望前，登清风亭（岚山八景之一）看月，瞥见山市，真奇绝也！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月夜山市人影攒动、幻境逼真、彻夜不散的绝美画面。同时，他以一首《山市诗》盛赞此景：“海市固怪伟，山市犹奇绝；收拾归太空，西岭浮云白。”直白道出岚山山市比寻常海市蜃楼更为清幽奇绝的独特韵味。

1937年版《牟平县志》亦有记载山市奇景：岚山“山环水抱，极窈

深缥缈之观”。与山水灵秀、秘境幽深、绝世幻境的山市相似，岚山的云海与山市亦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云海、山市并称岚山两大绝世奇景。今年5月12日清晨，岚山鹰嘴石山谷再度浮现壮阔云海奇观，云雾翻涌、山海相融，尽显岚山灵秀风姿，为世人直观展现了岚山山水之美。

纵观胶东大地，蓬莱阁、牟平养马岛海域的海市蜃楼奇观屡有现世，多次被镜头记录留存，广为人知。与之不同，岚山山市自近代以来便销声匿迹，再无现世记录，既无实拍影像留存，亦无近现代文字记载。

这座藏在牟平深山里的千年幻境，如今只留存于古籍诗文与地方史册之中，静待世人探寻、遐想昔日月夜山市浮空、人间万象翩跹的旷世奇观。

往事如昨

高考过后

孙龙义

我是个有四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，如今退休已整整二十年了。忆当年，从高三学子到高三任课老师，再到高三学子的家长，在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，那种焦虑与期盼、如同心里悬着一块石头的感觉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毕业班的任课老师们，表面上都显得很沉着，心里却在默默为学生祈祷。父母们坐立难安，却又不能在孩子面前露出半分焦虑。考生们更是心事重重，既盼着高考成绩早日公布，又怕来得太快，心里没做好充分准备。那种等待的滋味，真是熬心熬神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的二女儿和小女儿先后参加了高考。她们所在的乡村普通高中升学艰难，一届六十人的文科班，每年仅有一两人能考上本科，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。

1993年，二女儿参加高考。她确实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全校毕业班师生都相信她能考上大学。待到了高考成绩公布的那一天，作为高三任课教师和父亲的我，往日的尊严和胆识突然荡然无存，迟迟不敢查分，直到二女儿嗔怪着催促：“爹，你快去打电话问问我的高考成绩吧！”

当时村中只有一部有线电话，被逼无奈，我只得来到村支书家里，脚已迈过门槛，心里还在一个劲儿地打小鼓。话筒握了又松，松了又握，汗水把衬衫领子都湿透了。当我拨通学校的电话时，恰好是王校长接了电话，只听他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向我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：“恭喜你呀，孙老师！你女儿的高考成绩超过本科分数线啦！”

我颤抖着双手放下话筒，迈开双腿飞奔回家。当我把这一特大喜讯告知全家人时，全家人从老到少脸上都乐开了花。

1994年，我的小女儿也参加了高考，她智力水平可以，但平日里不够刻苦用功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。高三下学期摸底考试，政治科总分为150分，她仅得了69分，乃至失去信心，决定不参加高考了。我想了想，拿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劝她：“你加倍努力吧！考上大学，前途肯定更光明。你的户口已经农转非了，即使考不上大学找份工作干也可以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考上大学，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出路。”听了我的心里话，小女儿竟然完全解除了心理负担，抓住离高考还剩几个月的宝贵时间，起五更爬半夜地努力起来。我的天哪！1994年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，又一个天大的喜讯传进我们家，我的小女儿高考成绩也超过了大学本科分数线。

回头再看，寝食难安期盼高考成绩公布的那些日子固然难熬，但那份尘埃落定的惊喜才格外真切。殷切期望当今的学子们，不负众望勇往直前，将来都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！

老屋上的浮食

曲京溪

夕阳落山，牛羊归栏，暮色罩大地。座座农舍，阵阵炊烟，袅袅升上天。乡村的黄昏，洋溢着诗情，氤氲着画意。

送入空中阵阵炊烟的是浮食。不是广义称呼的那种烟囱。烟囱的样式、用途太多啦，城市乡村，工厂农户，楼房平房，生产生活，等等，只要排烟气的统称为烟囱。浮食，则专指胶东农村房顶上的烟囱。

早年，农家烧水、做饭、炒菜主要烧玉米根、小麦根、树枝、树叶等柴火。这些柴火燃烧时产生烟气多，凝积而成黑灰——烟食。要把这些烟食排到室外去，“浮食”便落户到了农家，立于农舍屋顶之上。

别看浮食只高出屋顶五六厘米，其实，它全身高一米半呢。它整身呈圆柱形，不规则：底部至中间部分稍粗，中央鼓肚，上部圆柱稍细、匀布菱形风口。

浮食高高在上，直面四季变换，感受人间冷暖，是农家的眼睛。早年生活困难，不少人家，一到春天就缺草少粮。谁家浮食一天三次冒烟儿，说明家中还有粮、草；谁家浮食不冒烟了，说明家中断了顿儿。浮食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但浮食不言不语，守住这个秘密。

浮食利用流体力学原理，将烧火做饭产生的烟食抽到天空，集结了民间智慧，是农村匠人的创造。

烟气的源头在锅灶，经火炕进入屋山的烟道，由浮食抽出。浮食抽吸烟气的效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垒锅灶、盘火炕的技术。有经验的农村匠人会这样：垒锅灶时，根据锅的直径，圆口适当留大，安上铁

锅，锅底距离灶底空间少许，铁锅受热面积大，烧火做饭节省柴火，产生烟气较少。锅灶深处烟口直通火炕，火炕是土壅盘的，中间砌排烟通道。盘炕匠人，懂得烟气上浮的原理，会把火炕烟口通道砌成斜坡状，由锅灶深处出烟口至屋山“烟道”渐渐隆起，接入预留浮食烟口通道。通道是垂直的，还是斜着的，需根据锅灶的位置而定。

1975年春天，我家一次盖了六间房子。房子主体竣工后，该安浮食了，可家里把这事给忘了。没过门儿的大嫂娘家村里有专门烧制泥盆、浮食的窑厂，远近闻名，大嫂就在窑厂工作。她那天本是来“庆梁”的，见此情景，饭也顾不上吃，叫上大哥，骑着自行车回了窑厂。我们村离大嫂娘家五里路，还没等大工、小工吃饱饭，大哥就推回四个浮食。母亲掏钱给大嫂，大嫂讲：“厂长不要钱，看我快结婚了，说是就算厂里给我的嫁妆啦。”

大哥大嫂是腊月结的婚。他们小两口住西三间房，奶奶、父母和我们兄弟姊妹住东三间。新房冬天冷，母亲就一天三顿饭在西三间做，那里的浮食就烟气不断，土炕烧得夜夜烫手。第二年，我侄子就呱呱坠地了。

遇上下雨阴天气压低，浮食抽吸效果不好，烟尘便从灶口向外冒，出现倒烟。呛人的烟气，在屋内弥漫，好大工夫都散不尽。我上初一时，同学家来了一位亲戚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听说其父是部队的一名高干。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她，没见过农村用锅灶烧火做饭的场面。

那天刚进门，看见灶台口向外冒烟火，满屋烟气缭绕，赶紧捂住鼻子吆喝：“哪来的烟呀，是着火了吧，快救火哪。”逗得家人一阵大笑。

农忙季节，家里由奶奶做饭。每回遇到倒烟，奶奶就念叨，该打浮食喽。奶奶讲的打浮食，就是疏通屋山的烟火通道。

本家三叔来我家借自行车，第二天去赶集。奶奶做不了主，就让三叔先给我家打浮食。三叔找来一根长麻绳，拴住秤砣眼儿，我搬来梯子，三叔噌噌上了屋檐，踏着屋草爬到屋顶。他本来想站在屋脊上打浮食，可还没等站直身体就一阵眩晕，立刻两腿岔开坐在屋顶上，小心翼翼地将秤砣放进浮食口，慢慢向下放绳子。秤砣沉到底，三叔上下提放秤砣，一会儿，又在秤砣上绑上一块旧布，来来回回提放。等拎出秤砣时，黄麻绳变成了黑的，三叔的脸也成了黑包公。父母回来了，三叔如愿借到了自行车。

生活的变迁，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。如今，农家的浮食不再冒烟儿了，先是普及液化气，后是来自渤海海底的天然气，从当年八仙过海的地方，带着八仙的仙气，进入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只要拧开开关，一团蓝色火苗“腾”地从灶头跃起，舔着炒瓢底“滋滋”作响。这儿炒着菜，另一个灶头插上馒头，火焰旺旺，锅铲叮当，一会儿，一顿饭菜就冒着热气上了桌。

还有电饭煲、电炒锅、电磁炉等家用电器，也赶趟似的进入百姓家，烧水做饭省时省力，干净整洁，那些祖祖辈辈靠烧柴火生活的农民，脸上洋溢着满足、幸福的表情。